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三回 關心劉保信報孫門

詩曰：茫茫青天不可欺 未從舉意神先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閑言休提，書歸本傳。且說眾犯囚聽罷孫公子之言，大夥說道：「好這狗狼養的，做下這樣事情，叫人好惱！孫公子不必啼哭，萬一皇上開恩，把咱赦出無罪，定要把他一家殺個雞犬不留，自能替你報仇。」且不言眾囚犯胡言亂語，單說禁卒進的監來，說道：「孫相公呀！這牢內規距你可知道麼？」公子說：「一字不知，還得大哥指教。」禁卒說：「大凡一人進監，都有俺的一分大禮，你可從帶來沒有？」公子說：「我家中貧若，才叫老賊害我於死地，那裡還有錢哩。」禁卒說：「既是無錢，不過我與你說過就是了。」說罷出監而去。

不多時只見牢頭跑進來說道：「眾囚犯個個人牢，四爺前來查監，若是聞見，大家是不便宜的。」一行說即將眾犯上了串鎖，捕廳進的監來點清數，方才出去，這且不表。且說繼高，受過五刑，疼痛難忍，那裡睡的著，止不住兩眼垂淚，哭起來了。唱：

孫公子身在南牢痛傷情，真乃是心如刀攪腿又疼，止不住二目之中流痛淚，連忙把年高老母叫幾聲：想當初十月懷胎非容易，兒長到一十二歲離懷中。曾聽的為兒生瘡把病害，我的娘各廟燒香求神靈，只等到為兒病好瘡痂落，那時才罷愁容長成笑容。還記得七歲授師把學上，受了責回家吃飯娘心疼。算起來為兒年長十六歲，我老母並沒惡言喊一聲。娘盡知兒在趙府把書念，那打想被屈定罪到監中。倘若是娘知兒在南牢內，只怕的疼兒哭壞雙眼睛。大料著今生難把深恩報，怕的是秋後一命刀下傾。孫繼高一行想來一行哭，不覺的雞叫三過大天明。按下這公子坐監且不講，聽著我把話衡更另表名。

話說孫繼高有一鄰家，姓劉名保，家貧無以度日，以賣豆腐為生。那日從衙門前經過，在縣門旁邊飯店外歇力，聞人說孫公子遭了官司，正在衙中受苦，心下驚疑不止，即在鋪內張第三的替他看著擔子，忙來至衙內，看見繼高身上代刑具，禁卒背往南監而去。暗說道：「俺孫二叔在他丈人家攻書，為何身犯重罪？」一行說著，聽的人紛紛談論，乃知繼高被他丈人所害。

只見他慌慌張張出了衙門，挑著擔子想，他道：「好，孫奶奶與大嬸，未必得知此事，我不免給他家送個信去，再叫他設法搭救孫二叔才好。」疾速順著大街，連走帶跑，不多時節來至東關孫宅門首，用手把門連拍了幾下，叫道：「愛姐快開門來。」老夫人娘兒三個，正在草樓閒坐，忽聽打門之聲，向愛姐說道：「你出去看看，誰來叫門。」愛姐道：「多半是俺爹爹回來了。」遂出了草堂來到門裡，扒住門縫往外一看，說道：「外邊不是劉保哥哥麼？你來這裡怎樣緊急？」劉保說道：「快開門罷！」

愛姐將門開了，劉保說：「老奶奶、嬸嬸在家麼？」愛姐說：「在家。」遂同愛姐來至草堂上，夫人問道：「劉保到來，有何事故？」那劉保說：「不好了！我在大街賣豆腐去，見俺二叔身帶刑具，腿上血淋淋的，禁卒背他從我面前過。及至打聽明白，原來是趙明嫌貧愛富，誣賴俺二叔酒後行兇，殺了他的丫環，把我二叔賄送到官，問成死罪，下在南牢，因此我跑回家來送個信來。」

老夫人說：「你這話當真麼？」劉保說：「我敢在老人家面前說瞎話麼？」唱：

老夫人聽了劉保前後語，氣得他渾身上下打戰驚，二目中遙望南門落下淚，連把那受若姣兒叫幾聲：我曾說你在家中煞著罷，你要上趙明他家把書攻。賊趙明嫌貧愛富將你害，蔡知縣貪財不論理與情，不消說我兒腿上捱夾棍，必然是回話遭了嘴巴傾。就如鋼刀割我的連心肉，怎不叫為娘聽說不心疼。手指著南門趙家高聲罵，好一個吃草貯糞賊趙明，誰似你嫌貧愛富真禽獸，才知你枉做戶部理不通。我那兒與你無冤無仇恨，該不該活活害他命殘生。一定要我到那處陰司地，拿住你割肉剜眼把賬清。老夫人他的年高身體弱，猛呵的一口氣痰壅住胸，悶的他頭昏眼暈栽倒地，霎時間閉口合眼一命傾。送信的劉保算是勾命鬼，把夫人立刻送進枉死城。慌的那龍氏愛姐忙抱住，連忙的娘親祖母喊連聲。

話說老夫人聽的，說他兒被趙明害到死地，本來年紀高大的人，連哭帶罵，說了幾句，猛然痰起上擁，堵住咽喉，栽倒在地。這時劉保已先出去賣豆腐去了，只剩龍氏、愛姐，上前連忙抱住夫人，連聲叫道：「母親醒來！」愛姐說：「祖母醒來！」連叫數聲不應，龍氏說：「母親醒來，你當真死去，不顧俺了麼？」唱：

龍氏女一見夫人歸陰世，疼的他兩眼撲漱淚如梭。哭了聲苦命娘親那裡去，叫了聲疼兒婆婆等等我，現如今二叔南牢身受苦，你大兒進京三年無下落。我的娘你死一身只顧你，丟下我媳婦孫女怎麼好？兒本是不出門的閨中女，你孫女今年才長七歲多。娘知道咱家缺少金和玉，米油柴那有半斤與升合？應用的一個銅錢也沒有，使甚麼給我母親搭靈牀，護鞋的半尺孝布無不買，那裡來三十五吊買棺槨。